

我曾编过《北方文学》，未料到退休后重操旧业，又干起老本行来，被黑龙江省招生办《学子》杂志聘为副总编。

那年，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召开主席团会议，我的座位在迟子建右侧，约她为《学子》写篇卷首语。她大略翻了翻我带去的刊物，沉思了一会儿说，我可以给你们写一篇关于朗诵与逆向思维的文字，对高中生如何写作文会有些帮助。身为省作协主席和著名作家，能欣然为一本面向中学生的杂志写稿，毋庸置疑，作家的责任感使然。

几天之后，读到了她转给我的这篇文章，写得实在是在好，不能不为她的美文击节赞赏。我迫不及待地拿给编辑们传看，大家一致认为，卷首语只能发一千字左右，太可惜了，开设个作文指导专栏，全文刊发多好！

作为这家杂志的副总编，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，先于《学子》的读者，一字一句地看了这篇文章。从文章中可以看出，迟子建喜欢朗诵，对朗诵情有独钟。她在文中这样写道，“好的文章给人一种欣赏音乐的感觉。能够读出声来，读出气象的文

章，才是好文章”。说得好，我向来以为，音符是可以朗诵的文字，不是吗？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的一首《江河水》，令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伏案大哭，文章、诗词莫不如此。我每每听到大型历史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中朗诵的“怎能忘记，毛主席率领我们走过的万水千山”时，禁不住激情澎湃，热血沸腾。就是在日常生活的酒桌上，我们常常即兴朗诵郭小川的《祝酒歌》，三伏天下雨哟，雷对雷，朱仙镇交战哟，锤对锤，今晚哟，咱们来个杯对杯……大家频频举杯，把聚会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。可见，朗诵的魔力所在。

此刻，我想起被国家环境部聘为环境大使的著名诗人徐刚。上大学时，我俩住在一个宿舍，晚上熄灯入寝后，此人常常从床上爬起，打开电灯朗诵，旁若无人。一次夜半时分，他居然站在地中间，大声朗诵他的诗歌新作，同寝的人却无人非议，虽戏谑他疯了，倒成了他的听众。尽管后来他不大写诗，全身心投入环境文学写作，著述等身，依然坚持朗诵的习惯。在北京团结湖的家中，给我朗诵过他在黄山写就的那首《悬崖上的红

杜鹃》：“你，悬崖上的红杜鹃，向着我莞尔一笑，我却心惊胆战！我唯恐你掉下，在峡谷里粉身碎骨——美，从来都是面临着灾难……”顿觉黄山的天空，天更蓝，云更白，阳光更明亮，花朵更芬芳。

二十世纪80年代初，《新观察》刊出他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《伐木者，醒来》，亦曾给我朗诵过部分章节，尽管他操着浓重的上海口音，四声混同，“黄”“王”不分，但那磅礴的气势，鲜明的节奏，优美的文字，一下子让我回到大森林中，给了我创作的灵感 and 一试身手的激情。

在家里，我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一本伴我几十年的朗诵诗选。每当写作不顺利心烦意乱之时，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就会拿起这本书，选一首诗歌朗诵起来，先是尽情去体味美的旋律和美的语言，随之激发起我的创作冲动，一次次屡试不爽。

朗诵是一种奇妙的文学表达。热爱文学、追随文学、走在文学之路的朋友们，让我们面对青山绿水、冰天雪地，放声朗诵名家的作品，或许获得灵感，或许打开思路，或许点燃不可抑制的创作激情。

东北的冬

□张林

走进冬日的雪乡，唯有让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味觉全都活跃起来，方可真正领略一场既冷峻又热烈的寒冬盛景。

置身于林海雪原之中，不论是四周银装素裹的森林，还是眼前冰封千里的江面，都会瞬间涌起满腔的豪情。寂静与欢腾、寒冷与炽热、荒芜与富饶、冷峻与温情，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元素，竟然在此相互交织、彼此辉映。刺骨的寒风与温暖的炉火共存于此，茂密的白桦林和空旷的滑冰场相依于此，冰封的湖泊与冒着热气的温泉相邻于此，单调的雪地与五彩的冰灯互衬于此。每一次审视这片天地，都会被它的雄浑和深邃所震撼，似乎没有什么景象是它不能容纳的。仿佛冬日，就是为了阐释包容，才被塑造得如此刚柔并济且魅力无穷。

在哈尔滨，寒冬时节，冰雪被精心雕琢，时光绽放出别样的璀璨光辉。冰雕晶莹剔透，犹如梦幻中的城堡，华灯初上，折射出绚丽多彩的光芒，不再是往日的平淡朴素；雪雕则凭借其灵动的姿态，赋予了冰雪蓬勃的生命力。那一片洁白，是无垠的雪域，将积攒许久的纯净尽情地铺展。那一抹湛蓝，是被冰层覆盖的松花江，那颜色，既有深邃海洋的神秘莫测，又有夜空幽境的静谧安宁。那一点明艳，是冰灯中闪烁的霓虹，让整座座城市都沉浸在如梦似幻的氛围里。远远望去，形态各异的冰雕雪塑错落有致地分布着，不同的光影构成不同的旋律，每一段都在激昂奏响。

在亚布力，滑雪场已是一片欢腾。每一条雪道上，都有矫健的身影掠过，一旦有欢呼声响起，便在山谷中回响。这是滑雪者与雪山的交流，用充满激情的呼喊，释放出热爱力量。这片充满挑战的冰雪世界，此刻正在诠释着人们追求自由的勇气 and 梦想。

在五常，稻花香大米正在锅里焖煮，每一粒都是丰收的馈赠。还有大兴安岭的蓝莓果干，酸甜可口；延边的辣白菜，脆爽开胃。还有哈尔滨红肠，红通通、香喷喷的，风味独特，尝上一口，便赞不绝口。冬日的东北，是视觉上的冰天雪地，是听觉中的欢声笑语，是触觉上的寒暖交织，更是味觉上的浓郁醇厚。哪怕只是一口热汤或者一块冻梨，都浓缩了冬日的风情。

我一直都坚信，创作者与故乡之间，存在着一种隐秘的情感纽带。当我们摊开纸张，为故乡书写篇章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在一次次梳理情感。将每一种情感从心底深处挖掘出来，就如同把钻石从矿石里打磨出来一样，让漂泊的思绪变得清晰有条理，也让深沉的乡愁找到慰藉的港湾。

每当面对一座山、一片林、一户冒着炊烟的木屋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兴奋欢呼、感慨万千。这是灵魂深处的触动，也是热爱汇聚而成的奔赴。当冬天降临东北，便找到了情感应有的深沉凝重。

冬日的东北大地，处处都飘荡着生活的欢歌，处处都流传着冰雪的传奇。想要全面描绘出它的壮美与独特，简直就是一种奢望。所以，只能在有限的篇幅里，凿开一个小洞，让凛冽的寒风吹进来。那风中会有一丝淡淡的松木香，让你仿佛置身于松林之中，在纵情欢笑的时刻，那些儿时的回忆，就缓缓地萦绕在你的心间。

曾经自信地觉得，我铭记了这里的模样：千里冰封的大地，万里雪飘的山川，热闹非凡的集市，温馨质朴的火炕……当我认真思索，想要用心去感悟的时候，这些景象却飘向远方，成为了模糊的记忆。所以，对于东北的描述，总是有些词不达意，尤其是面对银装素裹的冬天。

对故乡的描述，其实就是把零碎分散的过往串联起来，讲述一个人与一片土地的羁绊。这种讲述，是一片雪花的倾泻，也是一缕炊烟的惦念。不管是浓烈还是清淡，不管是暴雪还是暖阳，这片土地都能感知。



《银山寻鹿》
版画 陈彦龙

那些年 我们嗑着瓜子看电影

□清风徐

那些年电影真多，电影票真便宜，电影是主要娱乐方式，我们常常嗑着瓜子看电影。

进场前总要点瓜子，像现在年轻人要买爆米花可不一样。卖瓜子的用一个小茶盅，粗糙厚实的并不白的白瓷，杯口处有一道或两道蓝色条纹作装饰。一毛钱一盅，舀一下，再抓起一把往上填，其实无非做做样子，好像很不吝惜地想多装点，其实已经盛不下。

很多时候，看电影之前妈妈会在家先炒好瓜子。把我们的上衣裤兜和裤子的口袋装得鼓鼓的，生怕电影的时间长不够吃。进了影院，开始时还不敢坐下，也不敢弯腰，口袋里的瓜子很容易撒出来。站在过道上先吃一会儿，吃到不那么满了，再坐下来就放心了。瓜子壳以为为常地吐到地上，这倒不是因为我爱了钱买了票所以心安理得，而是家居生活中就是这么畅快淋漓的，不吐不快。

电影放映到安静的画面时，会听到影院里此起彼伏嗑瓜子的声音。偶尔遇到紧张的情节，大家屏住了呼吸，却偏偏有那么一两声清脆的瓜子壳碎裂的响声，仿佛万籁俱寂的茫茫夜色里，还有醒着的人，正有一句无一句地谈天说地。散场时，折叠座椅“噼噼啪啪”地弹起，工作人员急火火地开始清扫，简陋的影院里响起笤帚、地板与瓜子壳摩擦发出的“哗哗”声，若有人拍那个时期的电影，这场景是颇具代入感的。

近些年常在入秋后的某一天忽然发现，黄昏的街角飘来阵阵炒香、地道的烟火气息，不呛人，甚至有些好闻，有人当街支起一面锅，瓜子现炒现卖，不时地对来往路人吆喝：新瓜子喽！“新”是卖点，新瓜子的特点在“香”。买上一斤或半斤，看电视的时候抓一把吃，味道还是那个味道，研究保健的妈妈就过来叮嘱了，少吃哦，高脂肪高热量，还容易上火。

去看电影的时候曾准备带一包瓜子，犹疑半天，作罢，影院环境，看电影的人，包括电影，跟瓜子之间，都有了微妙的隔阂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记忆。嗑着瓜子看电影的场景，蓦然回首，多像朴素的电影画面，正安静地闪亮在时间的胶片里。

见过向日葵花盘刚成熟的时候，被农家的主人割下来，小孩子把花盘仰面朝天地抱在怀里，小心翼翼地拔下一颗，费劲儿地剥出里面的果实，欢喜地丢进嘴里，再拔一颗，再剥……不记得在哪里见过的场景，却深深地印在记忆中，时间久了，倒好像自己曾拍过这样一幅只有底片的相片，永远没有机会冲印出来，却珍贵无比。我记得我也好奇地尝了尝新鲜葵花籽的味道。瓜子壳上面还有一层细细的绒毛若隐若现，软软的，瓜子仁跟我们吃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口感，那是一种吃新鲜植物的体验，嫩嫩的，仿佛还有汁液，味道清香却也生涩。

当然这只是农家娃近水楼台可以享用到的。更多时候，我们吃的瓜子要经过脱粒、晾晒、炒熟。

我们这些寒地黑土长大的孩子，若说小时候比较常见的零食，那就是葵花籽了，从秋到冬大半年时间不见绿色，物质又匮乏，葵花籽是这块土地唯一可以成为零食的作物，除此想不到还有别的什么。三十岁以上的人，很多人牙齿都有“瓜子豁”，就是长期嗑瓜子门牙上形成的豁口，有的明显，有的不易觉察，跟瓜子吃得多少不无关系。

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在县城一所中学的语文组。有一天我在办公室，主抓教学的副校长进来了，问，谁的瓜子？便坐下来，翻了翻那张桌子上的一摞作业本，环顾一下四周，提起红墨水瓶里的蘸水笔，“刷刷刷”就开始批阅。左手却没闲着，不断地拈起一颗颗瓜子，一会儿工夫，一个班的作业批完了。这种边工作边嗑瓜子的情形当然是特例。瓜子是一种休闲食品，吃瓜子需要有闲，从前的人尤其爱串门，亲戚呀、邻居呀，坐下来说些闲话，边聊边嗑瓜子，瓜子壳就那么洋洋洒洒地吐到地上，那是多么任性多么无拘无束的年代，现在倒是讲究卫生了，剥瓜子的时候面前有个盛放杂物的小盒子，显得缩手缩脚，偶尔掉落在地板上赶紧满地去找。

影视剧里我们会看到爱搬弄是非的主儿，一边把瓜子壳吐飞，一边扯些挑起事端的话题……瓜子在这样的场景中充当道具，也挺冤枉。

我特别喜欢有水的城市，如果这水是一条江，那就更好了——因为我所居住的城市，就有一条著名的松花江穿城而过。飞行四个小时之后，已经几近傍晚时分，我站到了另外一条著名的江边，看逝水东去。

大江一侧，有隐隐青山绵延不绝，与浩浩江水逶迤相伴。这条江是静谧的、柔软的，它不似我家乡的松花江，从春到冬都热闹闹闹，以不同的形态展示东北特有的力量与棱角，江堤边坐着一群又一群“卖呆儿”看夕阳西下的老少男女。

可这条江，太安静了，如果要给这江配上一件乐器，一架古琴足矣。走在这江边，你甚至可以清晰地听到江水的低吟。沿着江边散步，见一老者，正站在江边的薄雾里，点一盏小灯，悠然持竿垂钓。远处，晚行的江船顺水而下，倏忽间就隐藏进水更深处。暮色渐浓，隐隐青山正接倦鸟归巢。

翌日天光微亮，看窗外晨光正好，起了去江边跑步的心思。这时的江边不同昨日傍晚的静谧，充满活力。江边上跑步的年轻人很多，也有老者，三三两两结伴慢行。几个孩童滑着轮滑，从我身边飘过，留下串串欢声。持竿垂钓的老人仍在，灯光已熄，不知是不是昨天那位。远处的青山也鲜活起来，深绿浅绿，在那青山深处，隐约有几座屋舍，那里应是别有一番情境。突然想起那句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，心里一下子就欣喜起来。

我知那青山深处，曾住着一位老人——黄公望。

他传奇的一生，足以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唏嘘。他身处两个时代，时代交替时，他十一岁。那是一个风云变幻、新旧交替的时期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各种思潮和变革如汹涌浪潮般袭来。黄公望就在这时代的洪流中，历经了人生的种种起伏。他年少时或许也曾怀揣着远大的抱负和理想，渴望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然而，命运却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，他在四十多岁时，陷入了官场纷争身陷囹圄。出狱后的他，看透了世态炎凉和官场虚伪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归隐山林，寄情于山水之间，以绘画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人生的感悟。他在那青山深处，与山水为伴，与花鸟为友，用画笔描绘出了一幅幅壮丽的山水画卷，将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思考都融入这些画作之中。他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，更是成为了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之作，那绵延的山水、悠远的意境，仿佛在诉说着他一生的传奇故事，也让后人得以透过这幅画作，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宁静与豁达。

而在我眼前的这条江，正是富春江，远处那连绵的青山，正是富春山。

此刻，我伫立在这著名的富春江边，目光追随着那悠悠江水，微风轻拂，江面波光粼粼，似是无数细碎的银鳞在跳跃。悠悠的江水带着岁月的故事，带着黄公望的才情与不甘、释然与旷达，缓缓向前。

江边脚下的石板路带着微微的凉意。偶尔有江鸥掠过水面，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。我仿佛能看到黄公望当年背着画夹，在这江边、山间穿梭的身影，他时而驻足凝望，时而挥毫泼墨，将这富春江的山水之美尽收笔下。

而穿着跑鞋的我，似与从历史薄雾中缓缓走来的黄公望，擦肩而过。

